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 
第一百二十八回 遺書反問布散謠言 度勢陳詞力排眾議

話說一枝梅跳上城頭，幸喜無人知覺，他便從此穿房越屋，一直來至宸濠王府。各處打聽了一回，皆無人知覺。這寧王府裏，一枝梅本系熟路，他所以處處知道，打聽了一個更次，只不知劉養正住在何處。正在躊躇，忽聽有人說道：“王爺叫請劉軍師前去商量大事。”一枝梅聽得清楚，心中暗想：“莫非就是請那劉養正麼？”因此就跳了下來。只見那人轉灣抹角，匆匆而去。一枝梅也就越屋穿房，跟了下來。走了一刻，果見那人進了一間房屋，一枝梅當即從屋上伏下身軀，倒垂在檐口，細細聽那人說話。只聽那人說道：“劉軍師，王爺有命，請軍師明日辰刻前往商議大事。”劉養正道：“你可知道王爺所議何事？”那人道：“聞說是為非幻道人打了敗仗，復又前來請兵，說是要排什麼陣，與王守仁斗陣。王爺委決不下，故此欲請軍師前去商議。”劉養正道：“王爺信任邪術，不聽良言，我恐將來便要把大事敗壞。請你去回稟王爺，就說某明日一早就來便了。”那人答應而去。一枝梅見那人出來，趕著將身子縮了上去，再仔細一看，原來那人是宮內一個小太監。一枝梅等那小太監走過，又四面看了，看見無往來之人，他便輕身飛下屋來，走到窗戶口，輕輕將窗櫺撥開，從身上把那封書信取出來，由窗戶縫內送了進去。他又一聳身上屋，伏在瓦櫺內細聽動靜。聽了一回，並無聲息，他更不敢耽擱，連忙出了宮門，是夜就在城裏暫住一夜。次日，便在城裏各處布散謠言，說是宸濠即日發兵東下，先取南京以為根本，然後進圖蘇州。布散了一日，因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通城裏的人皆知道要發兵東下。一枝梅將事辦畢，隨即混出了城，趕回自己軍中去了。

且說劉養正次日一早起來，見書案上有信一封，心中大疑：這書信是何人送來？便將那書信取來一看，見書面上並無誰人寄來的名姓，但中間一行寫著：“寧王幕府劉大參謀密啟”。劉養正更加疑惑，隨即拆開，將書抽出，細細看了一遍。只見上面寫道：

優時老人謹致書于幕府劉大參謀足下：竊維識時務者為俊杰，不識時務，未有能與言國家大事者也。今者寧王以英武之才舉謀大事，左右謀臣如雨，將士如雲，不可謂不得人矣。竊以為庸弱者多，明哲者少。何以言之？自古王氣所鐘，金陵為善。昔太祖定鼎，首在金陵。其他據此而爭者，不可勝數。某以為寧王不謀大舉則已，既謀大舉，則必先取金陵，以為建都根本。緣金陵地勢，古稱天塹，外有長江之險，內有膏腴之地，據此為國，誰曰不宜！而乃寧王既無東下之心，左右又無進言之人，徒以隨聲附和，競言爭戰，毋乃為有志者竊笑乎！夫爭戰原為霸者所急務，第不順天時，不佔地利，不得人和，三者缺一，終不可霸。若先取金陵，則地利既佔，天時亦順，二者既備，而尚患人和之不可得乎！一得人和，然後南取蘇、常，北窺燕、冀，由此橫行天下不難也。乃計不出此，僅以區區尺寸之地，朝夕圖謀，猶復大言欺人，侈談王霸，某竊為不取焉！足下為一時英俊，抱匡佐之才久矣；今又遇明主加之以上位，某以為足下定能據理而爭，不與庸庸者之唯諾可比，乃亦人雲亦雲，未嘗劃一謀，設一策，徒竊素餐尸位而已！現在金陵防守空虛，取之甚易。此而不取，將來兵力既厚，防備既嚴，雖欲圖謀，亦不可得。某不知足下平時所自期許者何在？而自命有匡時之略者又何在？某竊有所不解也。

某無志于功名非一日矣！空山無人，泉石自傲，何必作豐干之饒舌！第優時之心，望時之志，誠不能一日已已！又以足下為當時之杰士，贊襄幕府，定決機宜，某竊不能已于言而不為足下道。幸足下取納，即為寧王決之，則天下幸甚！大事幸甚！謹白。

劉養正將這封書看畢，暗道：“優時老人是誰呢？”又道：“據這書上所說各節，實系名論不刊。先取金陵，以為根本，雖三尺童子亦以為然。惜乎寧王計不及此，而左右之人又不能據理以爭。失此不圖，未免可惜。某今日當力勸其東下。”說罷，將這封書藏入懷中。梳洗已畢，便往離宮而去。

到了宮內，宸濠尚未升殿，只見大家皆在那裏議論，有說非幻道人不足恃的；有說亟宜發兵，以助其排設陣勢的；有謂非幻道人實在法術高妙，當今之世難得的。議論紛紛，各執己見。劉養正聽了，殊覺可笑，卻是一言不發，只與李士實暗自議論而已。

一會子，宸濠升殿，各人參見已畢，挨次坐定。宸濠向大家問道：“諸位軍師悉在于此。非幻道人昨日來書，聲稱為王守仁所欺，約定開戰日期，忽然中變，以致為王守仁暗來劫寨。所有帶去精兵，折喪大半，丁人虎又為敵人所殺。來書呈請再發精兵二兀，星夜馳往，好助他排設大陣，與王守仁一決雌雄。孤猶豫未定，所以請諸位前來，大家計議：是否以添兵益將為是？或將非幻道人飭調回宮？諸位軍師即為孤家一決。”

宸濠話纔說完，李自然即首先說道：“刃歲，既蒙垂問，以某所見，仍宜增兵為是。

非幻道人其所以致敗者，以其王守仁言而無信，暗施詭謀，並非非幻道人毫無法術。今既前來請兵，以助其排設大陣，與王守仁一決雌雄，正可因此以圖振作。若按兵不發，是離其心矣。非幻道人其心一離，則余半仙必為牽動，以後必不肯為兀歲出死力以御守仁。而況傀儡生又邪術橫行，舍非幻道人又何能對敵？無人可敵，則刃歲之大勢必敗。

某之愚見，尚宜從速增兵；不然孤立無援，萬一王守仁乘其銳氣一再攻擊，我軍力薄不能抵禦，勢必全軍覆沒，又將何重整兵威乎？兀歲請速作計議。”

此時，劉養正不等宸濠開口，即問道：“刃歲自起義以來，興兵動眾，將欲以謀天下乎？抑徒逞血氣之勇而博區區之報復乎？願大王明以告我。參謀雖不敏，請為大王決之。”宸濠聽了此言，急切會不過意來，因問道：“先生之言是何言也？孤若不欲謀定天下，又何以蓄死士、養謀臣、秣馬厲兵、興師動眾！先生之言，誠為孤所不解也！”劉養正道：“大王不欲謀定天下則已，若欲謀定天下，則莫如圖久遠之計，定萬全之策。

顧其大而遺其細，棄其短而就其長，然後橫行天下，莫之能御。倘就其方圓之地，朝爭夕取，此得彼失，今日獲勝，明日敗亡，雖歷數十年之久，不足以定天下、得土地、安人民；而況聽信左道之言，徒爭尺寸之地，喪師損將，勞而無功，竊為大王所不取。大王誠英明之主，某不揣譴陋甘心歸附大王者，亦以大王有志于天下，而為一代之明主耳！今觀大王自起義迄今日，並不聞定一大謀，決一大策，為萬全之計，圖遠大之基；徒以人雲亦雲，依阿唯諾，此某之所不可解者也。願大王自度之，則大王幸甚！某等幸甚！”畢竟宸濠答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